

音

乐美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Inquiry Study on the Rudiments of Music Aesthetics

主编 韩锺恩



圖書編輯委員會 (CIP) 號

主編——韓鍾恩 著作人——韓鍾恩

出版地點——上海音像出版社

乐美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Inquiry Study on the Rudiments of Music Aesthetics

主编 韩鍾恩

樂學基础理論研究：韓鍾恩著 主編

出版社：上海音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月

ISBN 978-7-81102-038-1

CNY 80.00 元

印制地點——上海

印製廠——上海華昌印務有限公司

印製時間——2005年1月

印製地點——上海

印製廠——上海華昌印務有限公司

印製時間——2005年1月

印製地點——上海

印製廠——上海華昌印務有限公司

印製時間——2005年1月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美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韩锺恩主编.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8. 6

(音乐文化史论丛)

ISBN 978 - 7 - 80692 - 374 - 0

I . 音… II . 韩… III . 音乐美学—理论研究 IV . J6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2874 号

书 名：音乐美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主 编：韩锺恩

责任编辑：夏 楠 李 绚

封面设计：王芾儿

出版发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印 刷：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4.25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1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0692 - 374 - 0/J.362

定 价：40.00 元

上海市第二期重点学科“音乐文化史”特色学科建设项目:T0701

音乐文化史论丛

主 编

杨燕迪 韩钟恩

副主编

钱亦平 洛 秦 萧 梅

前言

回想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就读本科四年级那年,跟随我的主科老师叶纯之先生以及钱仁康、焦杰先生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1985年12月在福建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至今已经20余年。回望这20余年,不仅音乐美学学科,而且音乐美学学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仅出版的专著就有数十部,在各类学刊上发表的文论更是不计其数,专业研究生逐年增加,不少人已经成为学科中坚与高端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极具影响力的作用。

瞻前顾后,在我们进入21世纪并面对新的学科问题的时候,似乎更有必要对以往的历史踪迹进行一次追踪寻源,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不在日后的学术行程中迷途失踪。

为此,特编纂此文集,并冠名《音乐美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文集收编1981年至今的相关学术论文36篇,其类别包括以下四种:

- I. 音乐美学哲学基础,20篇,
- II. 音乐美学对象与学科性质,7篇,
- III. 音乐形式与内容关系争鸣,7篇,
- IV. 相关专题,2篇。

显然,这些论文不仅是对这 20 余年相关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反映,而且,所论述问题本身,同样事关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及其基本理论。

无疑,就音乐美学基础理论问题而言,其实远远不止这些(有些重要文论,包括本文集有关类别中的重要文论,已经另行辑集出版,就不在这里重录),但从这 20 余年的历史发展看,这里汇集的文论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意义,尤其是 1987 年集中发表在《中国音乐学》上的关于音乐美学哲学基础、对象、方法的讨论,以及自 1984 年引发的关于音心对映问题的讨论(将另外专题辑集出版)、1986 年引发的音乐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讨论和 1996 年集中讨论的音乐存在方式问题(将另外专题辑集出版),都是不可不辑录的历史。

至于这段历史本身,还有诸多问题关联,我准备在将要着手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中国音乐美学编年纪事与断代研究》中做一些深层次的叙事与陈述,在此不再赘述。

至于本文集的学科意义,应该说,无论对音乐美学的教学还是科研,都会是十分有益的,就像古代先贤所言: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尤其对目前正在努力学习行将成为学科主力的青年学子来说,完全可以起到史鉴的作用。

前瞻未来的学科发展,也许有相当数量的课题会因为进入学科前沿或者触及学术尖端而发生转型,但万变不离其宗,作为学科基础理论问题,将始终伴随研究者不断前行,并成为新的学科理论增长的根本驱动。

这样说,不仅是一个现实的预测,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理论宿命。就像问题没有终结、真理不可穷尽一样,无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有新的说道而已。

编者

2008.3.5 写在汾阳路上音教学楼 311 办公室

目 录

1	韩锺恩：前言
1	I. 音乐美学哲学基础
3	王宁一：为什么要研究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8	蓝帆：对象与基础
12	茅原：音乐美学哲学基础的自我反思
16	高为杰：音乐美学的多元化
20	修海林：“反映论”与“主体论”——对美学哲学基础的思考
23	罗小平：杂谈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28	居其宏：音乐美学哲学基础之我见
33	魏廷格：音乐美学随想
37	王安国：“新潮”作品研究与音乐美学
40	乔伦：音乐审美主体能动的丰富性

43	韩锺恩：[说谎者]复活了与我们面临的抉择
49	费邓洪：值得注意的简单化倾向
53	金兆钧：开放·实证·支点
56	曹利群：音乐的运动形式与人类的情感体验
60	谢嘉幸：听觉美感心理——音乐美学的“黑箱”
64	赵复泉：美学理论需要学术民主
68	韩锺恩：对音乐二重性的思考——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
82	萧梅：音乐本体观论析
96	赵宋光：关于音乐美学的基础、对象、方法的几点思考
103	韩锺恩：人与人相关——关于音乐美学哲学基础及其他读解
145	II. 音乐美学对象与学科性质
147	何乾三：什么是音乐美学——音乐美学的对象问题初探
160	黄荟：音乐·音乐学·音乐美学

- 171 赵健伟：音乐美学·音乐学·音乐——与黄荟先生对话
- 184 韩锺恩：释[Aesthetics]并及音乐美学“论域”建构
- 194 韩锺恩：词与义——关于[现在音乐美学论域]及其[人与人相关]
命题之[术语/概念体系]的读解与批判
- 228 杨 赛：音乐美学的学科归属问题
- 240 崔 莹：从对学科制度批判看音乐美学学科归属问题
- 253 III. 音乐形式与内容关系争鸣
- 255 王宁一：简论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
——兼对某些成说的质疑
- 279 费邓洪：关于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东西的质疑
——与王宁一同志商榷
- 297 王宁一：就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答费邓洪同志
- 321 茅 原：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 338 孙川：就《简论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一文向王宁一同志请教
- 343 王宁一：一个论题中的辩证法问题——答茅原同志
- 370 周海宏：“内容”与“形式”问题的梳理
——兼再谈音乐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 395 IV. 相关专题
- 397 陇菲(牛龙菲)：音乐存在方式——同人之有关思路
- 423 武文华：音乐存在方式相关专著及论文索引(1985—2007)
- 444 韩锺恩：后记

I. 音乐美学哲学基础

为什么要研究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王宁一

大家知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音乐美学,在我国是一门起步较晚的学科,建国以来,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长期未能摆脱贫政治的和批评的附庸地位,长期未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须知,任何一门学科首先需要能够存在,才能作为一个存在物而发挥它独有的作用,倘使这种关于“发挥作用”的急功近利式的要求迫使它无法存在,那发挥作用的良好愿望也始终只能是一句空话。难道我们不曾体验过这种恶性循环?以至于到了文革期间,音乐美学的研究就彻底地土崩瓦解。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和政治形势有关,但在认识上,始终不能理解音乐美学区别于音乐学各分支的独立性,不理解它所特有的理论思维和抽象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也是重要原因。但是,轻视理论思维是要受惩罚的。因为其结果常常是作了最不可靠的理论的俘虏,或者是最轻易地作出不可靠的理论结论。恩格斯说过:“最清醒的经验论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回想音乐界曾发生过的一系列对音乐事业造成严重破坏的所谓批判,难道不正是由于轻视理论思维而“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的明证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音乐美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队伍逐步扩大、视野日渐开阔，并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和音乐形象思维的探讨等方面，较之以往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由于课题的艰巨，基础的薄弱和力量的分散，似乎仍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普遍承认这门学科仍然处于“建立的初期”。在兴城召开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上，关于理论研究战略的探讨，促进了我们的思考——什么是发展音乐美学的必由之路？应当怎样摆脱困境，迈出它有决定意义的、而又切实可行的第一步？无论课题在客观上的艰巨性和主观上基础薄弱、力量分散的现状，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怎样才能凭借这有限的力量，去开创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我的想法是：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选取对全局的发展有决定意义的课题，各个击破。采取读书会的办法，一面学习、一面提高，团结作者，群策群力，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个个探讨争鸣的中心，或许是可行的一步。

我认为，目前就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这一论题展开讨论和研究是必要的，其理由是：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音乐审美实践普遍规律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哲学基础无疑是它的灵魂。凡要把握一门学科的性质，总要追溯它的源头。它本来就是从哲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个产儿，而当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时候，它仍被认为是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的美学的一个分支。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是由于它的对象的本性所决定的。它要求一种对于对象本质的宏观总体的有机把握，而它的对象乃是音乐实践的总体、本质或者说是普遍规律，正如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一样，音乐美学乃是关于音乐观的学问。虽然历史上素有哲学家的音乐美学、音乐家的音乐美学和科学家的音乐美学之说，但这只是表明了在音乐美学的发展途中，不断展开对象的丰富性的一个必然过程，它只是表明了人类对于这个对象的观察，由粗略的宏观，到切近的直观，再进到精密的微观的过程。于是从方法论上

为什么要研究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说,又曾被归结为经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但是如果以为这些说法可以平等对待,从而模糊了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那就完全不对了。在近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归纳方法的形而上学性。因为只有宏观才能包容直观和微观,而经验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又绝不能代替哲学的概括。十九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实验美学,曾被说成是自下而上的美学,是所谓美学的科学化,但实质上是只下而不上,迄今为止,它除了为美学的哲学概括提供越来越多的实证材料之外,在美学的研究上从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以至于有的美学家惊呼美学的科学化竟成了美学的灭亡。这就充分证明,光靠经验的把握、实证材料的堆砌,是不可能升上客观、总体有机把握的美学宝座的。这一点从哲学史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正是由于它摆正了哲学和实证科学的关系的产物。正是彻底唯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干净彻底地把一切实证科学的对象坚决排除出哲学的领域,捍卫了哲学对象的纯洁性。但惟其如此,它才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真正自觉地把自己作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知识的总结,以自己独有的方法包容了一切实证科学的成果,从而既是唯物地而又是辩证地揭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类似的关系也必定在一般美学和音乐美学中发生,虽然范围不同。对于这一点,似乎在音乐美学界尚未得到清醒的认识。在欧美,经常把某些音响实验、心理实验和以调查统计为特征的社会学著作名之为音乐美学,而当前也有的同志把具有实证性的音乐心理学和音乐社会学看成是音乐美学本身的一个部门而与音乐的哲学并列,就是这种模糊认识的表现。可以说音乐美学必须以人类的音乐实践经验为基础,并以音乐学一切分支乃至一切相关科学的实证知识为中介,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有联系实际还是脱离实际之分;作为一个音乐美学家毫无疑问应当具有尽可能广博的知识和尽可能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应当作为一个批评家积极干预现实的音乐生活,但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音乐美学研究活动本身，其结果也决非音乐美学的研究成果，因为音乐美学决不以经验现象为对象，也不以某一个具体问题的个别解决为直接目标。它的对象只是隐藏在现象总体之内的普遍本质，它的意义又只有通过音乐的创作、欣赏、批评的中介才能直接显示出来。不这样看问题，音乐美学就将由于失去自己的对象而失去赖以存在的独立品格。理解这一点，我们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大约三十年前，当一般美学界刚刚起步的时候，首先展开的正是关于美的本质、美学哲学基础的大讨论。一时真是学派林立、盛况空前。不论意见是何等分歧，总是行进在美学争鸣的和谐的轨道上。惟独以姚文元为代表的这个刺耳的不谐和音，从根本上否认了美学独有的品格，在唯物主义的旗号下，主张所谓“从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的美学问题出发……从而打开一条创造性地发展的无限广阔的道路”。当时也有为数相当多的人认为，关于美学的哲学基础的争论太抽象了，没有意思，从而认为美学应该完全抛弃这种概念之争而去研究、讨论现实生活中许多具体的美丑现象和问题，认为这才是美学研究的“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方向和方法。但李泽厚同志当年就曾明确指出，美学的对象应是美的哲学本质，而不是指直接研究红领巾清早上学，托儿所的阿姨迎接孩子等日常经验和现象。以后的事情和结果大家都清楚。这里的本质只是关于美学对象性质的确认，而绝不是唯心唯物之争。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刚刚起步的音乐美学，必须重视自己的哲学基础问题，因为音乐美学乃是音乐学诸多学科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但它是哲学的综合。惟有由此入手，才能踏入美学大门，从而弄清自己的对象、性质、方法和存在方式、逻辑起点等一系列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并进而为自身的深入展开创造条件。这就是我们研究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这一论题的理论和历史的前提。

围绕这一论题的讨论，我看应以反映论和主体性问题为重点。

为什么要研究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

大家都知遗,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都在痛定思痛、总结教训。整个文化艺术界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日益深化。近年来,在哲学界围绕人、人道、人性、人情、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大讨论,一般美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如何理解反映论、应否突破反映论的局限的争鸣,以及作为上述两个问题在文学创作中具体体现的关于文学主体性的提出等等,无疑是重要的思想现象。其间必定既有真理也有谬误,很可能真理中有谬误,谬误中也有真理,也许它们之间未必不可调和,或许也可互补。无论观点如何分歧,但谁都无法否认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反观音乐实践自身,无论是歌曲大潮的起落,通俗音乐的勃兴,还是新潮作曲家的崛起,他们的作品和言论中体现出来的创作观点与创作方法、创作风格的更新,无不与哲学界、美学界、文学界提出的普遍本质问题密切相关。而我们的音乐美学在这些问题面前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显得束手无策。为了提高我们的水平,摆脱被动的局面,就应该善于学习和借鉴。一是要首先弄懂人家的观点,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作出自己的估量,以便逐步寻求音乐美学的新的生长点。这也可以说是提出这一问题的现实基础吧。

(原载《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